論中國佛學特質的禪

中興大學　王水松

隋唐佛學在中國文化史上，佔有極其重要之一頁。佛學之影響中國文化，能有如此之深遠，主要在於佛學之「中國化」，易言之，卽中國化之佛學與印度部派佛教，有其相異處，此相異點，卽是中國佛學之特質。中國佛學的特質，主要的爲「禪」。

一、禪之基本原理

「禪」乃佛教中之一種種特殊法門，非經教或文字所能瞭解，而以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爲其旗幟。簡言之，「禪」旣不重視經典之研究，亦不重視佛祖的信仰，其唯一之要旨是「見性」。此之所謂「性」是自性，或稱佛性，或稱眞如，或稱法身，亦有稱爲如來藏者。禪之體驗，乃在究明自己之覺性，吾人若一旦能把握自己心靈上所獨具之眞心，便不難發現「道本圓成，何假修證？人人具足，個個圓成」之正覺妙悟所顯現之絕對生命。試以釋尊成道傳記觀之，釋尊開悟，旣非依於哲理之研究，亦非仰賴於神之庇祐，完全向著自己內心，與人慾戰，與自我戰，終於制勝一切，達到「一切勝者」，「天上天下無如佛」之尊稱。「禪」，達摩名之爲「教外別傳」。不可說有，不可說無，離去有無，斷去是非，乃爲「禪」之根本原理。

二、禪爲佛學之精粹

「禪」雖導源於佛陀之正覺，然在印度祇見佛陀於靈山會上，拈花示衆，迦葉微笑之一幕。佛陀以後，雖有廿八祖，但都未能構成印度史上禪之地位。「禪」之光輝於中國，始於達摩東來。達摩到金陵，首先對於聖諦第一義，來一個「廓然無聖」之否定，高唱「見性成佛。」「性」卽前述之「自性」，萬法均由此而生。五燈會元上載：「石霜諸禪師抵潙山爲米頭，一日篩米次，潙山於地上拾得一粒曰：『莫輕這一粒，百千粒皆從這一粒生。』」這一粒卽指「自性」。自性非只是「本無動搖，能生萬物」，且亦是「徧周沙界」者。達摩把無佛，無衆生，無古今之無爲法傳至中國，把以往限於言說、是非、煩惱、菩提、生死涅槃等等，一切對待之知見，均一掃而空。武帝

未能契此。乃渡江而北，止於少林，面壁九年，自此禪風揚於北方。黃梅以後，宗分南北，繼而一華五葉，分爲五家七宗，宗風靡滿天下。於是應病與藥之垂示、公案、語錄、傳記，不下萬卷，傳於後代，若燈輝永照。此等公案，語錄，能使貴爲天子帝王者屈膝，高傲之儒者回心向大；前者如唐宣宗、明太祖、清雍正都曾嚐禪之滋味；後者如韓愈、白居易、歐陽修、三蘇、王安石等人，均受禪學思想之陶冶。唐宋之後，中國佛學以禪爲中心，各宗俱衰，唯禪宗獨輝，人才輩出，禪門之興隆，可謂空前絕後。佛學經漢、魏、晉、隋、唐，歷千年的陶冶，融滙了孔孟老莊之玄理，產生出無以倫比之「禪宗」。唐宋以來，無論是美術、詩歌、玄學、理學，莫不深深受「禪」之影響。宋代理學因是而生，出現了有宋五子之學風，尤其是王陽明知行合一之哲學，不能不歸功於「禪」之力量。至此，「禪」已非印度之佛法，而成爲中國文化精粹之一。因此，要認識中國文化的此一精粹，必得認識「禪」及體驗「禪」。

三、禪之特殊風格

「禪」，是人超越理性與信仰，而得之本來面目。故集「禪」之大成的禪宗，不同其他宗派，專靠知解之探研，完全講求禪定力，直向自己內心認眞追源探本，將自心上之自我、是非、貪欲、人我的知見一齊掃除，而達同佛陀自證境。因此，聰慧者不求佛，但求自己之心；惟有愚笨之人，祇求佛而忽視自己之心。達摩東來中土，針對忽視自心的學佛者而高唱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，於是產生出禪宗特具之風格。

㈠超越經教之頓悟：

達摩東來，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之風格，至六祖乃以「打破菩提，否認明鏡」，立於「無一物」根本之頓悟，直透如來地。六祖以後，其門下有許多優秀弟子，如行思、懷讓、神會等，以及其後之馬祖、百文、南泉、藥山等輩出，禪之頓悟宗風，震撼了整個大江南北。

㈡超佛越祖之禪機：

禪「以心傳心」爲獨立之精神，是故重於心印，打破形式，六祖以後，中國之禪風，重視見性。見性爲禪之內功，禪宗弟子均致力均力直向自己心靈上體驗，於是乃有超越佛祖的風格。

四、結語

總之，「禪」之風格高超，絕非言語所能詮示，亦非文字所能形容，必須去體驗，才能深識禪之眞髓正味，也唯有如此，始能體驗到佛法之眞生命，而認識中國佛學的特質。